

打工情愛系列

那窗那雪那女孩

周崇贤 著

乞求上帝，让她的渴望，她的挚爱，她的爱恋化作雨吧，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润湿那漂泊的思绪，追随那四季流浪的帆。



中国文联出版社

钞票飞舞一如漫天雪花，
掩住了美丽伪装了陷阱。
有欲望的旗帜迎风招展，
诱捕女人做祭品。
从飘雪世界走来的女孩，
——九十九道沟坎，
——九十九重苦难，
用血汗浇铸人生故事，
用生命诠释情爱经典。



中国第一套打工文学情爱精品选萃

ISSN 7-5059-3208-X



9 787505 932081 >

责任编辑：王 军

尹 龙 元

责任印刷：胡 元 义

策划设计：姚 本 星

定 价：18.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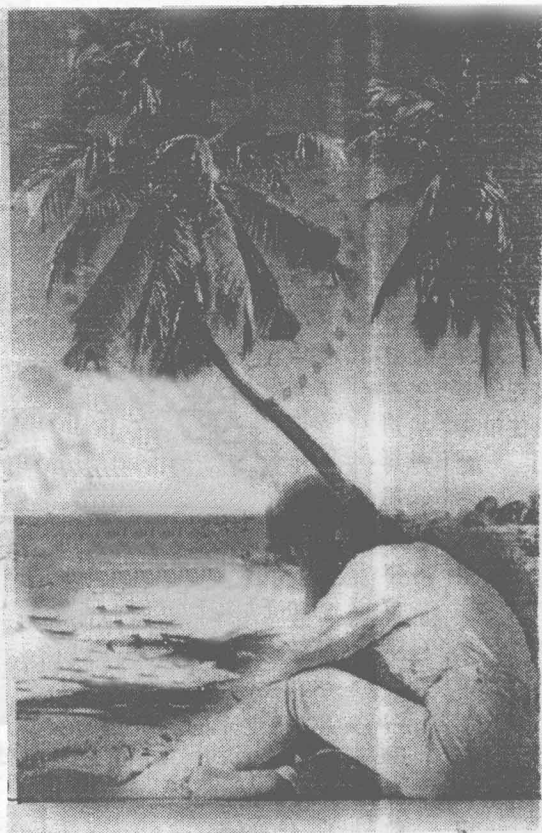
ISBN7-5059-3208-X/1·2426

打工情愛系列

淘金情仇全记录

●周崇贤 著

那窗那雪 那女孩



本系列作品已出版多部，歡迎各界人士踴躍訂購

—— 中國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窗·那雪·那女孩/周崇贤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8

ISBN7 - 5059 - 3208 - X

I. 那… II. 周…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3269 号

作 者	周崇贤
主 编	王海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军 尹龙元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广东省出版技工学校南海市河东联营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350 千字
印 张	7.25
插 页	16 页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059 - 3208 - X/I · 2426
全套定价	18.80 元
印 数	1 - 15000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托起时代新太阳

——总 序

姚本星

这是中国第一套打工作家的个人文选集。

我想这套“打工情爱系列”之于周崇贤，之于南方，之于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一族”，之于这个时代，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周崇贤是条汉子！他十岁挣钱帮家，十五岁外出谋生，浪迹天涯，辗转十余年，尚无汉子的血性，恐怕早被生活的宿命压弯了脊梁。周崇贤是个才子！仅初中毕业，因勤苦研学，笔耕不辍，18岁始发表小说处女作，十年间累积铅字400余万言。大家赞之曰：“流浪才子”，正是这种血性的汉子气和才气的有机合成。也正是这个“流浪才子”，从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末，他的名字以及他笔下的文字，几乎就影响了那一代漂泊南方的异乡人。无论是在打工作家群落里还是打工文学领域里，他都是一棵长青树，一面不倒的、迎风飘扬的旗帜。

是的，人在南方，如果谁还有心情翻翻报刊看看书，他就极有可能记住周崇贤，以及他的作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作为记者、作家的周崇贤的真实写照。无论是看他的作品还是读他的人，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到某种饱满的力量。在诸如“存在”、“形而上”、“技术”、“后现代”等等无聊的术语养着一帮所谓的评论家，并已成为小说的中心价值的今天，在文学逐渐文人化，逐渐远离大众，作家自娱自乐顾影自

怜的今天，周崇贤那种与打工族血脉相连的情结，使他以绝对的优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了“打工一族”的代言人抑或精神领袖。

因为，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一族，抑或扯断农人与土地相连的脐带，抑或抛弃旧体制“铁饭碗”的“保障”，抑或逃离扼杀创造的囚笼，抑或作别情灭爱逝的伤心地……总之，告别昨天，告别人身依附，向着活力无限、自由竞争的热土拼搏而来，他们以自身体力和智力为资本，投身开放建设的资源组合中，创造出辉煌的奇迹。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真正“无产阶级”的诞生，他们是开放时代冉冉升起的新太阳，他们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氛围中国民文化心理人格及行为模式的典范。抒写他们，表现他们，讴歌他们，与其说是作家生活积累后的表现，不如说是承担了时代的责任：背弃教化（或奴化）的传道，为现代中华国民文化建设提供除旧布新的鲜活血液和对未来更具生命力的营养。君知否，当今著述，说教的，孤芳自赏的，无病呻吟的，林林总总，汗牛充栋，有多少能为国民文化现代化的建设补充养分，有多少摆脱了“旧瓶装新酒”的巢臼。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我们说周崇贤及其打工作家所从事的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创作，他们的笔下就不仅仅是情仇爱恨风花雪月，不仅仅是挣钱发财淘金梦，而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正因为这样，打工文学，从缘起、发展到如今，短短几年，便以燎原之势迅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周崇贤与“打工文学”同步崛起，坚持最久，成果最丰硕，他收入“打工情爱系列”的小说（只是其创作的二分之一），不知打动了多少打工族中的兄弟姐妹。当我们在许多场合无意间听打工仔打工妹们提起他的名字时，那种自然流露的崇敬和信赖，足以让任何人惊奇和感动。如果再罗列打工仔，

尤其是打工妹，阅读了周崇贤作品后情不自禁地给他写信、打电话，甚至 call 机留言的内容，那将又有一本绝对纪实的抒情故事集。我们因此可以感觉到这是一种具有多么强劲冲击力的人格力量。是的，对周崇贤，我们不仅仅欣赏他过人的才气，也不仅仅佩服他由一个流浪者成为作家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是，他那种血性与柔情凝聚成的人格力量，已经使他的公众形象以及作品深入人心。

打工文学、打工作家兴起多年，正在一天天走向理性和成熟。她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一笔吗？我想会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无视这个特殊的作家群落以及这种鲜活的文学现象。而关于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的话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无视周崇贤以及他的作品。毋庸置疑，我们策划的这套文集——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相信憧憬和热爱新生活的读者，不仅会喜爱她，珍藏她，推介她，还会张开双臂——拥抱时代新太阳。

目 录

米脂妹	(1)
黑蝴蝶满天飞	(25)
那窗·那雪·那女孩	(47)
心情不好	(77)
天气很潮湿	(98)
生存状态	(116)
黑头绳 飘起来	(156)
我要活——下——去	(193)
把一切交给时间(后记)	(222)

米脂妹

1

4月23号那天晚上，国国至少call了也非6次，差不多是接二连三call的，连call台小姐都不免对他产生了某种同情，以为他又一次失恋。但也非始终没复机。国国抓着手提电话，很有一种奋力一掷的冲动。

国国call也非那阵子，也非正在生闷气。在也非单位里，这闷气也许只有也非才有机会生。她的模样儿，也的确长得太过火了点，无意间把业务部那一溜单独看还算对得起观众的小姐，比得鼻子不像鼻子眼不像眼，差不多一无是处。公司经理一没事就老冲她们发火。动不动开口便甩过来一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人家也非。弄得大家犯糊涂，不知是看自己好还是看也非好。

公司经理对业务部的小姐们进行过一段时间的“你们看看”再教育之后，对经理其人比较了解的李红就预言：有戏看了。被“你们看看”搞得很窝火的业务小姐便兴奋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暗暗高兴的等待状态。经理好色，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天底下男人都好色。从也非来应聘那天起，李红便意识到，经理能毫不犹豫地拍板录用她，完全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但她不知道也非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按理说应

该有。也非刚从内地过来，对业务一窍不通。在李红的记忆中，似乎经理还没有开过招学徒的先例。而也非，从女人的角度去看她，也不是那种缺乏社会经验的雏儿，想必她对经理某些方面的用意有所觉察，或者心明如镜。于是，这里边似乎就暗示了某种默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既然愿挨，李红就觉得无话可说。

其实经理在对待女人的某些方面，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当然，这与他的业余爱好有关。李红想无论你多么刚猛的男人，只须两三个女人各以十分之一的精力对付你，要不了多少时日你绝对两条腿直打晃，说话做事没精打采。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男人根本就不是女人的对手。别说朝三暮四，一对一也不行。为此李红老是怀疑经理那只昂贵的真皮手袋里，不管怎么说也会准备些雄狮丸壮阳丹之类。

李红记得自己最初为经理“献身”那回，经理就曾脸不红心不跳地，当着她的面，仰脖子吞下几粒什么药丸。那时她和经理的关系还未到达很随便的程度，因此她对此也就没怎么好意思问。但她估摸经理在这方面有时会力不从心，后来果然就证实了。经理在她身上费了不少周折，成是成了，不过效果不理想。李红觉得很失望，于不自觉间，就流露出了些许诸如此类的意思。原本她以为经理会适当地向她表示歉意，谁知没有。

非但没有，经理还很自负地说，怎么样？宝刀不老吧。李红从对方的口气里听出了一种骄傲的意味，她略含讥讽地说，你那是刀吗？

经理觉得这反问比较新鲜，说不是刀是什么？

李红就笑了，她说准确点说，应该是枪。枪和刀，无论从形状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可以理解为两个概念。

经理没听懂她的话。他说都一样。听了这话李红愣了一阵。经理问她是不是回味无穷。她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然后她就开始懒懒地往身上套衣服。真他妈没劲，她想。

在后来的一些交往中，经理与李红难免会联手演出老节目，李红接连几回都没滋没味，行动时就不大愿意配合，弄得经理也觉无趣。

妈的你怎么一声不吭？经理奇怪地问。

李红说又不是强奸，莫非要大叫非礼？

经理说头两回你还要死要活的拼命嚎哩？

李红说你要我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想嚎？

经理就懂了。他气鼓鼓地，在李红的光臀上狠狠地拧了一把，穿了拖鞋往洗手间走，不一会儿，就有一阵断断续续的撒尿声从洗手间里传出来。

为此李红很为也非将会碰到的情况抱屈。老实说，她比较喜欢也非。

某个晚上，李红找了个机会，把自己对经理的体验和也非说了。她的出发点不用说是好的。谁知也非不领情。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种话？她涨红了脸，说，你以为谁都那么随便么？

李红差点下不了台。她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谁又随便了？

也非说我又没说你。

李红打算撤退。她没有与也非吵架斗嘴的心理准备。她只不过想给也非提个醒，没想到让人家误会了，心下就有些委屈。她想自己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年头愿意为老板献身的女子遍地都是，也非未必就能例外。

其实不用李红多嘴，也非也不可能对经理的心思毫无觉

察。实际上和国国“拍拖”，也可以说是提防经理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国国是经理的堂弟，虽说已过而立之年，并且长得像条扁头鱼似的不怎么顺眼，但至少比经理要年轻得多。也非一直没有反对过“爱情不受年龄限制”这种很可疑的说法，但她认为，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经理，从某些方面去看他，原本也是不错的。可是，一个老头儿，那算什么事呢？也非承认自己对老头儿不感兴趣。

李红自然不知道也非已经“勾”了个老板。而且是经理的堂弟。

半夜，电话突然叫起来，“嘟嘟嘟”的，像催命。李红裹着毛巾被叫也非。

也非，电话。她说，你的。

也非吓了一跳。她正做梦，有个家伙在梦中死命抱住她，要和她做件什么事，她拼命挣扎。李红这一叫，把她给吵醒了，而感觉上仿佛又发生了什么意外似的，一颗心咚咚跳。

你凭什么就肯定是我的？也非从床上爬起来接电话，才发觉李红的话很可疑。电话铃还一直响着，她怎么就说是找我的？李红睡意朦胧，没回声。也非干脆也不予理会，倒下床，又睡。电话响了阵，没声了，谁知接着又叫起来。

也非，电话！李红火了：半夜三更的烦不烦呀！

也非一言不发。李红突然古怪地笑了，她把电话耳机拿起来，就听对方气急败坏地大叫：也非——！

我是也非，你疯叫什么，没我睡不着？

对方显然被这句话打了个措手不及。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想我了。

对方说我 call 你你为什么不复机？

李红说人家忙都忙不过来哩，还有心情复机？

对方说忙什么？

李红说接客，接客你懂不懂？

也非老虎一般扑过来抢李红手中的电话。

臭嘴，你才接客哩。也非骂。她听见国国在电话里生气地说：

接客又怎么样？我他妈还嫖客哩！

也非像被泼了一盆污水，蔫蔫地放下电话。

2

也非和国国在“拍拖”。国国是中山本地人，真正的广东土著。在也非之前，国国有过不少外来妹的女朋友，都没成。原因是家里人反对，国国也没怎么坚持。

这都没什么，问题是国国的下一任女友，还是外来妹。陕西米脂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也非的亮丽容颜可想而知。

国国明白，家里人一向拒绝外来妹的介入。他觉得这是意识问题，早迟都要解决。而另一方面，因为和外来妹扎扎实实地爱过，对外来妹那份留恋（虽说 50% 以上来自于肉体）就越来越深。有时候，国国把外来妹比喻成海洛因，很快就可以令自己上瘾。不过他认为外来妹没有毒性，对身心健康还不至于构成危害，就没下决心戒。

也非在接受国国的时候，她问国国：我是（你的）第几任（女友）？

国国觉得：到底是女人，都在乎这个。

国国以前的女朋友都没念过多少书，好像初中的有一些小学的也有一些。她们共同的地方就是长得让人……不弄到手就

惆怅。实际上弄到手也惆怅，总不如没到手时味道好。其中似乎有个高中生，文文静静的，国国对她的印象比较深。无一例外的是，那些女友都想嫁给他（也可能是看在钱的份上）。都关心他以前到底有过多少（女人），今后又会不会继续找（女人），等等。国国就笑了笑，他想大学生又怎么样？大学生会不会如此？

如果我说你是我的唯一，你肯定不信。国国说，但我也不能说你是第二第三或者更多。其实你可以不问，或者问别的问题。

也非看见国国笑，就知道他不会说。也非有些后悔，她也感到自己不应当提出一个这么没有水平的问题。国国是那种读过两年初中的款爷，与刚洗脚上田就发了财的暴发户不同。

你别笑。也非说，女人吃醋未必就不是好事。何况我还没打算吃醋。

国国又笑，说：其实家里不让找北方妹的，可我就是忍不住。

国国说了这话就有些后悔，心想不打自招了不打自招了。很明白的，这话就等于说自己对北方妹已经上了瘾。那么，对北方妹，不用说，已有了比较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认识。

也非好像没听懂。她说：不一定。

国国至少听出了两种意思：一、其实家里不一定就真不让你找北方妹；二、你也不一定就非北方妹不可。

国国以为也非想表达的意思是：主要还是在于你自己怎么处理。

于是国国觉得也非很有说服力。他就心悦诚服，说倒也是，我们结婚生孩子又不用别人费劲，碍谁！

结婚？也非说，还早还早。

也非今年 24 岁，按国家规定可以结婚。只是她不想结，就说早。国国也没打算反对她。国国说可以试婚嘛，试试也好相互适应。国国在说话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将曾经与女孩同居的情调回味了一阵。他觉得不言婚嫁最好。

然后，他听见也非说：在我面前，你最好不要开小差。

国国就有些不悦。他妈的，你不也是冲钱来的吗？竟敢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国国的心理活动自然没能逃过也非的眼睛。也非冷冷地站起身，平静而又略含鄙夷地说，款爷毕竟是款爷。

国国甚至还没来得及说句什么，也非已经招了一辆“面的”，走了。

国国有了一种挨耳光的感觉。

3

也非与国国的那回事，其实很让也非的经理、也就是国国的堂兄窝火。原本从招聘也非那时起，事物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与经理的计划一致的。谁知后来半道儿杀出个程咬金——国国，轻而易举将也非掠了去！

在此之前经理一直认为，“搞掂”手下一个打工妹，就像在水果摊上买一只西瓜般随意。因此在经理的感觉中，也非正流水般向自己的牙床流过来……。

认真说经理也并非嗜欲致瘾，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内心潜伏着某种可以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康德先生说美是一种脱离功利目的的纯粹愉悦，这种哲学之于经理无疑是对牛弹琴。而似乎海德格尔、萨特、尼采的某些理论，却让经理运用于生活中了，虽然说经理未必知道西哲史中的那些人物。也非

实际上就代表着某种美。经理不可能爱美而不思占有，而不思破坏，特别是对女人美的肉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总想见识见识”，对李红如此，对其他女人恐怕也是如此。也非自然不能例外。

不过对堂弟国国的介入，经理还是表示欢迎和高兴。这里边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原因，他至今还欠着国国 50 万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作为这个认钱不认人的时代中的国国，他能如此对待堂兄，简直可谓罕见！

国国得以认识也非也许是天意。那天经理打算向也非下手，他说有一笔业务，要也非出马。也非估计他除却业务之外还会有一些别的打算，就虚心地向李红请教对策。李红表情淡漠，她想了一阵，说：

其实有些事你坚决不干，谁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你是说，我可以找个借口不去？

不。你不去不行。去嘛，是谈业务，又不是叫你干别的。

也非说我明白了。

果然就谈业务，从下午 4 点开始谈，一直谈到晚上。

应该说中山的夜晚很有一种古典意境，从那些灯火辉映的街道上闲闲地走过，沿街的绿化树，以及年代久远的民居，都充满了浓郁的古典气息。那气息又从一些洁净的小巷子里满溢而出，仿佛整个城市都浸淫于源远流长的文化氛围中了。也非比较喜欢中山，或者就是她去深圳虚晃一枪，又返回中山的一个原因。她基本上认为深圳还是一个乱糟糟的城市。

也非从经理的小车里钻出来深深地呼吸。

面前是国际酒店。她想，可别让我在这儿经历耻辱啊！

在电梯里也非就有感觉了。经理仿佛全然是不经意地向她靠拢。从一楼到三楼，只是一会儿的功夫，经理竟抓住这点时

间拉了拉也非的小手，说呀，都快比我高了！客户就笑，说不一定，女人一般都是看着高。客户的眼神和语气里，已经有了比较下流的暗示。经理心情很好，顺势站过去挨着也非，说比一下比一下。客户又笑，说这样怎么比？我看还是另外找个时间，换一种方式吧。

然后电梯门就开了。两个穿旗袍的小姐忠于职守，站在门口前方不断地望着每一个客人微笑。也非好奇地想，她们挂着这副雷打不变的表情，不累呀？

国际酒店在中山的酒店群中，是比较高档的。通常的一些体面单位搞什么活动，都往国际酒店进餐。甚至一些腰包并不鼓胀的人，为了一点可怜的面子，也会咬着牙关把客人往里边领。经理大抵是无所谓的，做生意嘛，难免花天酒地。何况这次除却生意本身，他还有些美酒之外的如意算盘，正噼噼啪啪地打着。

坐下来之后经理让客户点菜，客户哈哈一笑，说也非小姐点也非小姐点，小姐的（客户不知是真发音不准还是故意发音不准，他把“点”说成“的”，于是意思大变。）菜味道肯定与众不同，让我尝尝小姐的（点）菜。

客户所说的“菜”，很明显地充满了肉欲和色情意味，也非不可能毫无感受。本来她差不多就要变脸了，转念一想她对自己说我还是忍了罢，小不忍则乱大谋。

其实事后一想，也非又觉得自己很没意思。我能有什么大谋可乱的？妈个熊，软弱就是软弱，找什么鸟借口！

在客户颇为得意的时候，经理也跟着起哄，说小姐的菜，没说的啦！然后就放肆地笑。他这一笑，等于为也非解了围。也为国国同也非的情缘，提供了某种契机。

背对经理的国国听了笑声回过头来，他一眼就看见了也